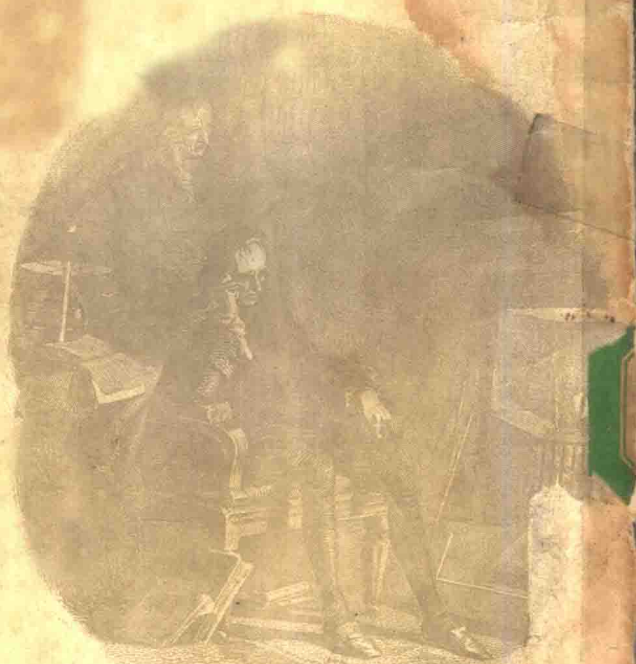


狄更斯中篇小說選

着魔的人



人 的 魔 着

〔英〕狄 更 斯 著

高 殿 森 譯

• 一 九 五 五 •

着魔的人

著者 狄更斯

譯者 高殿森

分類.文學

書號.071 開本.787×1092 1/34 印張.5 $\frac{7}{17}$

字數.92 000 插圖.2 定價頁.103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4 000 冊

1-4 000

定價 六角二分

出版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總經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務本齋配製版所鑄版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上海長壽路七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CHARLES DICKENS
THE HAUNTED MAN

The Educational Book Co.

內 容 提 要

萊得洛是一個化學教授，他的一生中充滿着憂愁和
辛酸的回憶；他祈求擺脫這些苦痛的折磨人的回憶，附
在他身上的魔鬼就引誘他訂了一個契約：一方面拿“遺
忘”應許給他，一方面要他把“遺忘”傳染給他周圍的
人們。萊得洛和他所接觸的人們，就這樣失掉了恩愛、感
激、懺悔和憐憫的心；本來是仁厚的人變得刻薄了，本來
是和睦的家庭現在吵成一片了。他痛心之餘，祈求上天
讓他恢復了回憶。在溫良的主婦米麗的幫助下，他和受
害的人們恢復了回憶，也就是恢復了人類的正常感情。

譯序

查理士·狄更斯是十九世紀英國一位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人道主義小說家，『目的小說』（或『問題小說』）的巨匠。

他的出身是貧寒的，童年時代當過鞋墨店的童工學徒，以後作過律師的書記，議院的採訪員，報紙的記者，雜誌的主編。一八三三年他的保茲速寫（*Sketches by Boz*）發表後聲名大振，以後陸續發表的作品，不下三十多部，幾乎沒有一部不是諷刺當時的世態險惡，或替貧苦人民呼籲申辯的。

他熟悉所謂下層社會的疾苦，熟悉倫敦的小街陋巷，到處參觀監獄、貧民工廠、學校、和監獄長談話、主持慈善團體的開會，討論政府的弊病和犯人貧民的狀況，並且對他的與日俱增的讀者演講。他寫作的主題總是被壓迫被蹂躪的不幸者，從皮克威克出版以後，每一部小說都是為他們作的辯護狀。他發抒了人民大眾的積鬱，替他們傾吐了苦楚。

和冤屈，同時又以銳利的筆鋒，冷嘲熱諷的文學揭露了社會上的種種罪惡，諷刺統治者和資產者的偽善、欺詐、寡廉鮮恥和驕奢淫佚。他自己說：『大體說來，我對於統治者的信心是小到幾乎沒有的程度，我對於被統治者的信心是大到幾乎無限的地步。』（見約翰·福斯特：狄更斯傳）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儘管他的現實主義只是批判的現實主義，也就是只限於批判現實，並不會肯定什麼，或提出變革現實的具體主張和方案，或者——更壞一些——轉而肯定了他所憎恨和否定了的東西（譬如他一方面揭露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國的種種黑暗和弊端；一方面又認為現存的世界是美好的，社會上只要多有一點同情心，一切便會好起來，富有者只消樂善好施一點，多多憐憫貧苦人們一點，各個階級就可以和諧共處），可是廣大的受苦難的和不幸的人民彷彿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個代言人，在他的作品裏聽到了他們的呼聲和申辯，因而對他發生一種不會對別的家發生過的愛慕、信託、和感激的尊敬。當時的英國統治階級由於他的著作的影響，也不得不相應地做了一點改革來粉飾一番門面：譬如由於他的賊史和我們的相互友人的影響，英國政府對於貧民法作了一點修正；因為他在荒屋裏曾經諷刺了大法官廳，在小道瑞特裏譏嘲了『繁文縟禮局』（Circumlocution Office 按為狄更斯杜撰的字眼，現在業

已流行通用），英國的法律拖延情形得到了一定的改進。因此人們認為狄更斯在英國政治方面所作的事和所起的作用，要比十九世紀任何社會改革家所作的事還多，所起的作用還大。

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對他有着良好的評價；因此高爾基才說：『批判的現實主義……的創造者，都是資產階級的「浪子」……這一派歐洲文學家的著作對於我們有着雙重的、無可爭辯的價值：第一，是技術上模範的文學作品；第二，是說明資產階級之發展和瓦解過程的文獻，是這個階級的叛逆者所創造的然而又批判地闡明着它的生活、傳統、和行為的文獻。』高爾基：蘇聯的文學。周揚編 鄧特（H. C. Dent）說：『他抓住了全英國人民的心。他逗得他們跟着他哈哈大笑，他感動得他們涕淚滂沱。他沒有法子停下來不寫，他只有寫，寫，一直寫下去。人民需要他、要求他、向他呼喊着。有錢的、有勢的、享受特權的人們可以跟他一塊兒笑，也許可以陪他洒一兩滴淚水，但是最愛他、敬他、離開他不可的，乃是那些普通的人民大眾、貧苦的、低微的、不幸的、微賤的階層。一句話，他自己的人們。因為他是他們之中的一個，他屬於他們；他是他們的僕人。』（鄧特：狄更斯傳），所以當他活着的時候，到處受着人民的歡迎，當他

死訊傳出的時候，許多人民（甚至連遙遠的美、澳以及世界各處的人們）都不禁失聲哭了起來。他葬到西敏寺後，當天下午和第二天整天，弔客摩肩接踵，紛至沓來。西敏寺教長只好要求把他的坟墓開放到星期四，任人憑弔；但是墓地關閉之後，前來瞻仰的人們，依然絡繹不絕，從早到晚，擠得該地水洩不通。許多不知名的手在墓上撒下無數的鮮花，許多不知名的眼在墓上淌下無數的淚珠。」（見約翰·福斯特：狄更斯傳）

但是『存在決定意識』。在資產階級完全掌握政權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國社會，『體面』是非常重要的東西。狄更斯雖然是進步的作家，在這一點上也未能脫離『社會存在』的血窩，而時時意識到自己出身以及早年遭遇的可恥。他寫作成名以後，從來不會對人談起他的過去，就連他的太太也不知道他的童年遭遇。若不是好友約翰·福斯特（John Forster）一次偶然問起他認識不認識他父親的一個叫戴爾基（Dilke）的同事，因而使他措手不及、不再再躲閃這個苦痛的話題時，恐怕他一直不會告訴人的。這段『不體面』的歷史常年擾亂着他的心緒，他恨不得能夠把它從腦子裏清洗出去，忘個一乾二淨。他那聖誕叢書之一的着魔的人裏的主人公就有這個想法。但是正如我們讀過這部作品以後所看到的，他的痴念失敗了，我們不應該忘掉過去的憂傷、苦痛和冤屈！因為

沒吃過粃糠的人，是難得欣賞肉香的。苦痛的、恥辱的經驗，可以增加我們對於不幸者的同情，也可以使我們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和民胞物與問題的本質。這本書是一八四八年出版的，出版後不到一個星期的工夫，在倫敦一個城市就銷行了兩萬冊。而且狄更斯本人也在得文郡臺地（Doronshire Terrace）寓所舉行的『書宴』（book-dinner）來慶祝出版的成功。

譯者 一九五五，三，八，於天津

主要人物表

萊得洛 化學家，一個古老學院的教師。

腓力波 八十七歲的老人，學院的退職看管人。

維廉·斯威哲 腓力波的兒子，學院的守門人。

米麗·斯威哲 維廉之妻，腓力波的兒媳。

台特北夫婦 報紙經營商。

喬治 腓力波的長子，放浪形骸的人。

艾德芒 萊得洛的外甥。

耶佛德 艾德芒的父親，萊得洛的妹丈，落魄鬼。

目次

第一章	受法	三
第二章	傳法	五〇
第三章	收法	一二三

着魔的人

第一章 受法

人人都這樣說。

我可決不認為每個人這樣說了，一定就是真的。事實上，他們往往可能是對的，也往往可能是錯的。就一般經驗說，人們錯的時候太多了，在許多事例中，我們爲了要估計他們錯誤的程度而花的時間也太長了，因而所謂權威的說法也證明是需要查究的。當然，有些時候，人們也許是對的，但正如歌謠裏蓋爾斯·史可洛金的鬼魂所說：『那並不是一個通則。』

鬼——這個可怕的字眼，把我拉回到話題上來。

人人都說他像是着了魔的人。現在我對於大家這個說法的意見只能是：到目前爲止，他們的說法總還算是不錯的；因爲看樣子，他的確像是着了魔的人。

他的雙頰是瘦削的，他的眼窩是凹陷的，眼珠却發射着異光；他那穿着黑色衣服的

軀幹雖則是結實的、勻稱的，可是却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嚴酷氣氛；他那灰白的頭髮活像亂蓬蓬的海藻一樣，披散在他的臉上——彷彿他的一生一直是人海的驚濤駭浪所衝擊的一個孤標。

是的，有誰看到他這一副樣兒，不會說他像是着了魔的人呢？

天性的拘謹，給他的神態罩上了一層暗影：他總是沉默寡言、鬱鬱不樂、憂思忡忡的；從來不曾喜氣洋洋過，老是那麼躲躲閃閃、退退避避的。錯亂的神經永遠像是捉摸不着往昔的一個地方和時間，或是諦聽着自己頭腦裏的什麼往昔的回聲。

是的，有誰看了他這樣的神情，不會說他像是着了魔的人呢？

他說話很慢，語調是深沉而凝遲的。他的聲音本來很圓潤很和諧，可是他好像拼命反對這份天賦，而故意整住這種嘹亮悅耳的音調不讓它發揮出來。

是的，有誰聽到這樣的聲調，不會說他像是着了魔的人呢？

誰看到他在半間是圖書室半間是實驗室的住房裏——他原是一位淵博的化學家，舉世聞名，許多渴望求知的學生終日聆聽着他的教誨，注視着他的實驗——誰看到他在那兒，在一個冬天的夜晚，孤零零的一個人，四圍堆着許多藥品、儀器和書籍；燈罩的影

子映在牆上活像個不動的大甲蟲，周圍那些稀奇古怪的什物，被搖曳的爐火映到牆上，構成許多鬼里鬼氣的形狀，其中有些怪形（盛着化學藥水的玻璃器皿的反映）的中心還不住地抖抖顫顫，彷彿知道他有分解它們、把它們的成分還原爲火和汽的本領似的；——誰看到他工作完畢之後，坐在椅子裏，對着生鏽的爐架和熊熊的爐火，獨自出神思索，嘴唇像說話似地上下動顫着，可是一點聲音都沒有，寂靜得像死亡。是的，誰看到這些，不會說他像是着了魔的人，他的房間不是像有鬼作祟的呢？

只要我們的想像力稍微活動一下，誰不會認爲他周圍的一切東西，都沾染了着魔的色調，而他也是住在一塊有鬼祟的土地之上呢？

他的住宅十分冷僻，非常像個地牢——它佔的是一所古老基金學院的一個角落。當初這所學校原是蓋在空曠地皮上的堂皇建築，可是時過境遷，現在已成了被遺忘的建築師們的巧思奇構的遺蹟：經過多年的煙燻、日晒和風吹雨打，已經陳舊昏黑了，而逐漸興建起來的城市房屋，又緊緊擠到它的四圍，逼得它像一口古井似地，被四鄰的磚瓦石頭壓得喘不過氣來了。它的小方院落正躺在街道和房屋所形成的凹坑之中，多少年來這些逐漸修起的街道和建築，已經環立四周，高出於它的屋頂煙囪之上；四鄰的煙氣總

戲弄着庭院裏的古樹，而每逢煙氣初起，天氣又很陰濕的時候，縷縷青煙便低掠樹梢而過；庭院裏的雜草在霉臭的土地上，拚命掙扎着長成草兒，或者多少長成草兒的模樣；除非偶然有人從上面的世界（即四圍的高房上）探出頭來往下一望，心裏納悶這是一個什麼偏僻的角落而外，庭院裏的冷清小徑是從來不慣人足踐踏，不慣人眼觀望的；在庭院裏一個磚砌的小角落中置放着一具古老的日晷，可是一百年來不曾被太陽光顧一次；爲了補償陽光的忽視，當別處的積雪都已融化了的時候，這兒的積雪故意多逗留幾個禮拜；當別處都已風靜的時候，鬼鬼祟祟的東風却像響陀螺似地在這兒打着旋轉兒，鬧個不停。

住房的內部——室內和爐邊——非常昏暗，非常古老，非常陳舊，可是却又那麼堅固：天花板上是蟲蛀的粗大木梁，結實的地板斜傾向橡木的壁爐架邊。住房的外邊呢，四周擁擠不堪的房屋，雖然夾得它緊緊的，可是論式樣，論年代，論傳統，它却都是那麼古老。這所房子安靜極了，然而遠處有了聲響，或者關門有了聲響，却又像雷似地在房裏隆隆應着回聲。——這樣的回聲不僅迴旋在許多矮矮的甬道裏、空空的屋子裏，而且隆隆地一直傳到那個年代久遠的地下聖堂，才被那兒的沉重空氣悶壓得無聲。地下聖